

诗和远方
就在家乡

六月麦浪

■ 洛茗

夜色撩人的星空下,在嘈杂的人群中,飘来了吉他手深沉而沧桑的嗓音。“远处蔚蓝天宇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伴随着优美的歌声,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又到了六月麦黄时节,我突然怀念起无忧无虑的童年。

那个时候天空一片湛蓝,世界简单美好。芒种的时候,我就喜欢跟着母亲一起去田地里。母亲一边辛苦劳作,一边还要照顾我。幼时的我,像是到了游乐场般开心地嬉戏。在田里,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逮蚂蚱、捉麻雀、挖马齿苋,无一例外,每一件事情都令我痴迷。玩得尽兴了,还会调皮地翻个跟头,结果可想而知,换来的是母亲的一顿数落。

收麦子的时候,小小的我像大人

一般拿起镰刀,学着母亲去割麦,虽然速度很慢,但是也稍有成果。等麦子足够多后,父亲母亲将它们捆成捆,而后再装上架子车。等麦子快要装满一车的时候,我就会被父亲一把抱起来,站到车上踩麦垛。麦秆被父亲用铁叉轻轻地挑起来,然后放到车上,每当一又麦子被挑上来,我便用尽吃奶的力气有模有样地踩踏,这样能让麦垛更加结实,推车行走时不易散落。当麦秆堆得足够高时,父亲将麻绳从架子车的一边牵到另外一边,然后再围绕着麦子扎一圈,确认不会有松动,而后就将麦秆拉回家或晒场里。在麦子上蹦蹦跳跳的往事,真的是快乐了我整个童年。

天气好的时候,就把收割好的

麦子放在自家的打麦场里晾晒。麦子晒干后,再用牛拉着石碾,碾了一圈又一圈,直到麦粒大部分脱壳而出。碾干净的麦秆拿去烧火,略带有麦粒的就再用手使劲摔打,直到摔干净了,那个贫穷饥荒的年代,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浪费。记忆中,有次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在晒场里忙活。刚把晾晒了一天的麦子扫成若干堆,准备装进麻袋里时,狂风大作,父亲大喊一声:“不好,狂风暴雨要来的节奏,咱们抓紧时间把麦子装进麻袋。”我和姐姐一人一边紧抓着麻袋的边缘,两个哥哥也是如此,父亲和母亲则拿着木锨轮番往麻袋里铲麦子,农忙已经结束的邻居们也争先恐后过来帮忙,在大家的帮助下,麦子终于

被安全地装进麻袋,然后父母用专门的麻绳和穿针紧紧地扎起来,一袋又一袋,码得整整齐齐放在晒谷场里。待所有麦子全部打包完毕,众人纷纷把袋子装上架子车,然后再拉回家。如果赶上天气晴朗,也有些农户直接把竹席床拉到晒场里,就此睡下,第二天继续晾晒、碾压、摔打等,直至麦子完全干燥为止。

童年里的麦收情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清晰起来,这段记忆是幸福的、丰盈的、愉悦的。漆黑的天空下,星星眨着眼睛,月亮不知躲到了哪里,萤火虫没有了,蚂蚱消失了,蚊子也不见了,应该都已经进入了梦乡。我深吸一口气,原来是快乐的味道。

麦粒的棱角

■ 王垣升

错题本,厨房传来磨镰刀的声音。咔嚓咔嚓的节奏里,夹杂着母亲压低的嗓音:“轻点儿,别吵着三娃。”可那声音偏偏像针,细细密密地扎进我心里。凌晨三点推窗望去,月光把打麦场镀成银白,父亲正扬着木锨筛麦粒,身影在扬起的粉尘里时隐时现,像极了卷子那些没解完的函数图像。

进考场那天,母亲非要给我别上一枚麦穗形状的发卡:“芒种收麦,也收希望。”她的指尖在我鬓角颤抖,发间还沾着昨天打麦时的麦糠。校门口挤满了穿旗袍的家长,我却盯着远处金黄的麦浪——它们在风里摇晃的样子,好像父亲割麦时此起彼伏的臂膀。

最后一门英语考试时,窗外突然下起太阳雨。斜斜的雨丝里,我看见

两个熟悉的身影蹲在考场外的墙根下,父亲正把伞倾向母亲,自己半边肩膀淋得透湿。他们面前摆着一个竹篮,里面是新煮的嫩蚕豆,翠绿的豆荚上还沾着清晨的露水。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父母的期盼,从来不是试卷上的红勾,而是像芒种的土地那样,默默地托举着所有破土而出的可能。

出考场时,奶奶竟拄着拐杖等在路口。她手里攥着一把刚从地里掐的艾草,非要塞给我“驱邪”,艾草的清香混着她身上淡淡的皂角味,突然让我想起小时候趴在她膝头听的故事:“从前有个书生赶考,正赶上芒种割麦,他娘就把麦粒缝进他的笔袋……”

如今我在城市的写字楼里敲着键盘,案头总摆着个玻璃罐,里面是那年的麦粒。每当加班到深夜,就

着台灯看它们在罐底投下的影子,总觉得那是父亲弯腰割麦的轮廓,是母亲磨镰刀时映在墙上的光斑。芒种的答卷从来不在考场,而是藏在每粒被汗水浸透的种子里,藏在每个弯腰耕作的晨昏里——就像那些在六月的骄阳里拔节的麦穗,终会在某个蝉鸣的午后,把沉甸甸的答案交给大地。

又到芒种,小区楼下的便利店摆出了桑葚酒。我给母亲打电话时,她正在地里浇玉米,背景音里有水泵的轰鸣和布谷鸟的叫声。“今年雨水足,”她的声音带着泥土的潮气,“你那罐麦粒没生虫吧?”我望着窗外被霓虹灯染成橘色的天空,突然很想告诉母亲:那些麦粒早就长成了心里的庄稼,在每个需要勇气的时刻,都在沙沙地抽穗。

麦田随想(外一首)

■ 萧少铤

夏日的乡村
生活就像一列悠长的慢车
浮生若梦
我们用睡眠打发时间

无眠的夜晚群星闪耀
没有星星的夜晚
一直下雨
有时是用听的
有时是用看的
在阳台,在枕上

麦田是吟咏的对象
是诗人散步时的背景
那个顶着太阳劳作的农夫
把这没收了

在金黄的麦田里骑车

在夏日的田园风光中骑车
终点是从未听说过的陌生村子
是苹果园
多么惬意的事情
在金黄的麦田里四处游荡
麦田给人归属感

没有折回来的想法
除非快没电了
除非害怕迷路
夏日的乡村如此华丽
金黄色是主色
暗绿色是陪衬色
视野多么开阔

麦田是田园风光的灵魂
漫长的下午
我活动轨迹的见证者
是太阳
骑车回来正是晚饭时候

麦穗间的童年足迹

■ 杨瑞芳

在那个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拾麦穗成了我童年中一抹难忘的色彩。每当夏风轻拂,金黄的麦浪翻滚,故乡那片广阔的麦田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我们这群孩子的心。

“挎上我的小篮筐,跟上妈妈去田间。蹲在地上拾麦穗,一会拾了一大筐。颗粒归仓不浪费,珍惜粮食好习惯。”又是一年麦收季,听到儿歌《拾麦穗》,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故乡,儿时那些拾麦穗的欢快场景,一切仿佛如昨……

小时候,忙假是故乡夏收时,学校专门给中小學生放半个月左右的收麦假期。在这特别的假期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龙口夺食”,拾那些被遗忘的麦穗。

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我们就被大人从被窝里拽了出来,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嘟囔着抱怨早起的

不快。那时候,拾麦穗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项任务,更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探险。我们弯着腰,小屁股撅得高高的,一根一根地把麦穗捡起来,像是在寻找散落的宝藏。每当发现一根特别饱满的麦穗,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仿佛捡到了一个稀世珍宝。我们会兴奋地举着它,向小伙伴们炫耀,那份纯真的快乐至今仍然让我回味无穷。

然而,拾麦穗也并非总是那么轻松惬意。炎炎烈日下,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从脸上滚落下来,滴在地上瞬间就消失不见。身上的小背心被汗水浸透,紧紧地贴在皮肤上,那种黏腻不适的感觉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尽管如此,我们却从未想过放弃。因为在我们心中,那些麦穗不仅仅是粮食,更是我们辛勤劳动的成

果和希望的象征。午后的麦田里,大人们仍在忙碌地收割着麦子,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则在一旁继续着我们的“寻宝游戏”。

六月的天气,骄阳似火。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用双手捧起清澈见底的河水咕嘟咕嘟喝起来,然后再顺便用水把脸洗一下,又舒服又凉快。这时会清晰看到小腿上、胳膊上被麦根、麦芒戳了很多红点甚至破了皮,可我们一点也不会介意。

有时候,我们会比赛看谁拾的麦穗多,为了赢得比赛,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搜寻每一个角落。那种认真和专注的神情,至今仍让我感动不已。

落日熔金时,小伙伴们提着一竹篮子麦穗满载而归,将麦穗的头弄下

晒谷场上的星星

■ 瞿杨生

的。先是一两家搬来竹床,接着收音机里飘出《洪湖水浪打浪》的旋律,西头的桂芳婶带着井水湃过的西瓜加入,很快整个院子就热闹起来。说笑声、蒲扇声、半导体里的戏曲声,和着远处稻田里的蛙鸣,把夏夜搅得愈发浓稠。

“阿明,找找织女星在哪儿。”祖父的蒲扇在我背后轻轻摇着,竹制的扇骨已经磨得发亮。我仰头望着渐蓝的夜空,星星像是一把白芝麻,这儿几点,那儿几粒。祖母说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我总觉得最亮的那颗星是刚嫁到镇上的堂姐。

不知何时起,林老师身边已经围坐了一圈孩子。他捧着搪瓷缸,热气氤氲中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讲到鹊

桥相会时,晒谷场边的竹林忽然沙沙作响,吓得几个小点的孩子直往大人怀里钻。桂芳婶适时端来切好的西瓜,青皮上凝着水珠,在月光下像块翡翠,甜津津的汁水便顺着嘴角流到衣襟上。

夜渐渐深了。大人们的话题从秧苗长势转到夏季抢收,偶尔爆发出阵阵笑声,惊起草丛里的蟋蟀。不知是谁打了个哈欠,孩子们的眼皮也开始打架。这时堂哥突然指着天空:“快看!流星!”我们慌慌张张闭眼许愿,睁开眼时只看见银河像条纱巾,轻轻搭在晒谷场上空。露水悄悄爬上草尖,在月光里缀成银珠子,大人们这才三三两两收起话头。

时光终究把晒谷场卷进了新时

代的水泥地里。去年端午回去,看见塑胶场地上追逐的孩子们,他们鞋底踩着荧光图案,和当年我们追萤火虫时一样欢快。抬头寻找记忆里的星空,却发现星星们都学会了捉迷藏,只有几颗特别倔强的,还在老位置闪着微光,像是特意给怀旧的人留的记号。

晚风掠过场边的老槐树,树叶沙沙作响,和三十年前的声音一模一样。竹床早就朽了,收音机进了民俗博物馆,只有水泥缝里偶尔探出的几丛狗尾巴草,还在月光照不到的角落悄悄生长。这些记忆就像晒谷场上空的星辰,虽然时隐时现,但每到初夏,总会准时归来。

“小满不满,芒种不管。”这是老辈人常念叨的农谚。在城里住得久了,突然听见窗外布谷鸟叫,才发觉又到了晒星星的时节。记忆像被风吹开的旧相册,哗啦啦翻到三十年前泛黄的那页,那时知了还没醒透,晒谷场就是我们的夏夜宫殿。

那时候,父亲总要赶在天黑前去占位置。初夏的风裹着新麦香,把三合土夯实的场地烘得暖融融的。他扛着祖传的竹床走在前头,汗珠被几代人的汗水浸得油亮。我抱着草席小跑跟着,看席角扫过田埂,惊起几只早出的萤火虫。它们飞得低低的,在暮色里划出几道淡绿色的弧线,像谁用树枝蘸着磷火写的草书。

晒谷场的夜晚总是慢慢醒来